

坠物登记处

世界是随机掉落的碎片

Dennis

幻想中篇

导读

世界是随机掉落的碎片

天上会掉东西。

不是陨石，不是卫星残骸，而是另一些——一段陌生的街，一盏还在读秒的红绿灯，一封收信人早已不在的信，一片在铅盒里独自鸣叫的海。它们无声地落，落进菜市场，落进窗根底下，落进腌菜缸。落地的碎片边缘微微卷起，像旧照片，摸上去是温的，像刚被人握过。

城里有专门收它们的地方，叫坠物登记处。登记处的规矩只有一条，写在手册第一页，也是新人入职背的第一句：登记员不问来源。

沈砚背了十年，也守了十年。直到某天夜里，库房的编号自己跳了一号——多出一块谁也不记得登记过的碎片，安安静静躺在架子上，等他发现。

这是一个关于「掉东西」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「丢东西」的故事。说到底，是同一个故事：那些从世界上消失的东西去了哪里，那些不敢记得的人，又要怎样才回得来。

世界是随机掉落的碎片。但也许，没有一块碎片是随机的。

——愿这本书里的每一件失物，都被认领。

第一章·坠物

碎片落下来的时候没有声音。

准确地说，是落下来之前没有声音。没有呼啸，没有风压，没有电影里那种由远及近的尖啸——后来菜市场的摊贩们反复对登记员强调这一点，仿佛这才是整件事里最吓人的部分。顶棚是石棉瓦的，碎得很干脆，像有人用拳头捅穿了一层纸。然后才是声音：瓦砾、竹竿、一整排挂钩上的腊鸭同时落地的声音，以及一个卖鱼女人迟了两秒才发出的尖叫。

沈砚赶到的时候，雨刚停。他从人堆里挤进去，亮了一下胸前那块边缘磨白的铜牌子，人群就让开了一条缝。干这行十年，他知道人群让开的不是他，是那块牌子——坠物登记处，五个字，城里人管它叫「收破烂的衙门」。

落点在菜市场正中央，压塌了两个摊位。那块东西有一辆三轮车那么大，斜插在湿淋淋的水泥地上：一段十字路口。

是真的十字路口。斑马线、一个车道拐角、半根路灯杆，还有一盏完整的红绿灯——灯还亮着，红的。沥青断面很整齐，边缘微微卷起，泛着一种旧照片似的黄。沈砚绕着它走了一圈，靴子踩进积水里。没有一座城的地图上有这个路口。他查过，每次都查，从来没有。

「同志，」卖鱼的女人拽住他的袖子，「这个要赔的吧？我这个月的租金——」

「找市场管理科登记，」沈砚说，「坠物造成的损失，财政有专项。」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「别碰它。」

「烫吗？」

「不烫。」沈砚蹲下来，把手悬在碎片上方，隔着十公分。温的。像刚被人握过的石头，像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被子，像所有从天上掉下来、还带着别处体温的东西。他没把这个写进报告。报告里只有：尺寸、重量估算、落点坐标、损害情况、是否活化。

红绿灯在他蹲着的时候变成了绿的。

沈砚抬起头，看了它三秒。路口空空的，没有车，没有人，斑马线通向一块不存在的街道。绿灯读秒，九，八，七。他站起来，退开一步，看着那个绿色的数字一丝不苟地数完，跳回

红色。十年了，他还是会在这种时刻感到后颈发凉。这不好。登记员不该有这种反应。

「警戒线拉到我画的地方，」他对赶来的两个市场管理员说，「四十八小时。别让人翻进去，别让孩子拿石头砸它。」

「砸坏了呢？」年轻的那个问。

「砸不坏。」沈砚收起皮尺，「只有它们自己能坏。」

取证花了两个小时。他拍了照，取了断面的一小块沥青样本（样本在镊子里微微发温），然后注意到斑马线边缘有一个鞋印。

鞋印很完整，四十三码左右，运动鞋底的花纹，踩在斑马线第二道白漆上，步态是外八字。有人穿越了警戒——他蹲下去看泥水里的痕迹，没有，周围没有任何走近的脚印。他伸手，悬在鞋印上方。

温的。比碎片本身还要温一点，像刚踩上去。

沈砚在原地蹲了很久。雨又开始下了，细细的一层，打在红绿灯的灯罩上。绿灯又亮了一次。最后他站起来，在报告的「异常情况」一栏写：无。

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在这一栏撒谎。

※

吊车在傍晚把碎片运回了七号库。

七号库在登记处大楼的地下二层，一整层，白炽灯管，水泥地，一排一排铅灰色的档案架望不到头。大件的碎片用龙门吊归位，小件的装进铅皮盒子。盒子上的标签永远只有两行：编号，坠落日期。没有内容描述——这是规矩。

沈砚推着平板车，把沥青样本和那本刚立起来的案卷送到入库台。入库台后面坐着的是登记处的老系统：一台比库里任何一名登记员年纪都大的针式打印机，和一本厚厚的、包着牛皮纸封面的总簿。打印机吐出编号签，总簿上登记去向，两样对上了，一块碎片才算正式「没了」——从天上掉下来，被人间的编号收编。

打印机咔哒咔哒地走。沈砚撕下标签，看了一眼。

Q7-1044。

他的手停住了。

他记得上一个编号。昨天入的库，一片会自己鸣叫的海——巴掌大的一块海面，装在铅盒里还一直在响，潮声，很稳，像谁在盒子另一头均匀地呼吸。Q7-1042。

中间跳了一号。

沈砚翻开总簿。牛皮纸封面下面的纸页泛黄，他每天写，写了十年，哪一页薄哪一页厚他闭着眼睛都摸得出来。1042，他的字，昨天。1044，打印机的墨，今天，还新鲜。

1043那一行是空的。编号栏里却有一个打印的墨痕：Q7-1043，后面跟着一个库位号，E-19-04。没有登记人，没有日期，没有经手签名。墨是旧的，渗进纸里的程度看起来至少有一个月。

他把总簿合上，又打开。那行墨还在。

「机器跳号了？」入库台值班的是个新来的小伙计，凑过来看了一眼。

「打印机跳号，簿子不会自己长字。」沈砚说。他声音很平，平得小伙计缩了缩脖子。

他推着平板车走向E区。灯管在头顶一根一根地亮，又在他身后一根一根地暗下去——声控的，这层楼安静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像一盏走得慢的灯。E-19，第四层。铅皮盒子都在，一码色，铅灰，标签朝外。

Q7-1043在最里面。盒子比别的旧，边角有磕碰的凹痕，标签上的日期栏是空的。

沈砚戴着手套，把它抽了出来。不重。里面有东西，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滚了一下，停在盒子一角，磕出一声很轻的、金属的响。

他站在E区第19排架子前，举着这个不该存在的盒子，听着地下二层唯一的响声：自己的呼吸，和那盒子里轻轻晃动的一下、又一下。

规矩他背得出。未登记物品，立即上报，由主任会同两人以上开验，全程记录，任何人不得单独开启。

灯管在他头顶嗡嗡地响。

沈砚把Q7-1043放上平板车，用那块盖仪器用的绒布盖住，推着车，慢慢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经过入库台的时候他说：「机器我拆走检修。」

小伙计正低头玩手机，头也没抬：「好嘞。」

走廊很长。车轮碾过水泥地缝，一格，一格，一格。绒布底下，那个盒子随着震动，极轻地，又响了一下。

像有人在里面，用指节叩门。

第二章·七号库

第二天一早，七号库的排风机坏了。

地下二层漫着一股铅皮和旧纸的味道，排风管在头顶发出哮喘病人似的声响，一下，一下。沈砚七点到岗，先绕着E区走了一圈——每天如此，十年如此——在第19排第4层的位置停了两秒。Q7-1043的空位已经用一盒备用的铅皮衬垫填上了，标签朝外，不细看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

那只盒子此刻锁在他办公室的矮柜里。昨晚他没有开。他把柜子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，单独放进了贴胸的口袋——做完这个动作他自己愣了一下，像看见另一个人做了这件事。

「沈老师。」

他回头。入库台旁边站着个姑娘，二十出头，短头发，裤脚湿了一圈，在水泥地上洇出两小片深色。她背着手，站得笔直，像一根还没学会放松的竹竿。

「新来的实习生，」她说，「我叫小满。满月的满。」

「实习须知看了？」

「看了。十七条。」她顿了顿，「第十七条是『未尽事宜，请示带教师傅』。」

「记错两条，」沈砚说，「一共十九条。第十七条是工作时间内不许议论坠物内容，第十九条才是请示那条。」他从架子上抽出一副白手套递过去，「先学搬盒子。铅盒沉，腰发力，别用胳膊。」

小满接过手套，没急着戴：「那……师傅，我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？」

沈砚已经开始往平板车上码盒子了。码到第三个，他说：「问。」

「坠物里面，有没有活的？」

码盒子的手停了半秒。

「须知第二条。」他说。

「『不议论内容』。可我不是议论，我是问——」

「问就是议论的开始。」沈砚把平板车推起来，「跟我走，B区，今天上午要把三年前的旧档移位。」

小满哦了一声，跟在后面。车轮碾过地缝，一格，一格。走出十几步，她忽然又说：「师傅，你家有没有丢过东西？」

「搬盒子。」

「我家丢过一只猫。」小满像没听见，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弹了一下，「黑的，叫煤球。去年秋天没的。我妈说猫都这样，老了就自己找个地方走了。可煤球不老，才四岁。它是戴着名牌走的——黄铜的，拴红绳，牌子上刻着它的名字和我家电话。猫没了，名牌也没了，一根毛都没剩下。」

沈砚在前面推车，没回头：「跟我说这个干什么。」

「因为上个月，我在C区当志愿者帮忙搬货的时候——」小满快走两步，绕到车前面，倒着走，盯着他，「我看见一块碎片。三号库登记的一件，展出来做安全教育的那种。一块院墙的碎片，墙皮是绿的。墙钉上挂着一块黄铜猫牌，拴着红绳。」

车停了。

「牌子上的字我看不清，隔着玻璃。」小满说，「可是师傅，黄铜牌子，红绳，形状一样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所以我才来考登记处的实习生。考了三回。」她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停下来，「……这是不是算议论内容？」

地下二层很静。排风管的哮喘声一下，一下。沈砚看着她，看了很久，看到这个姑娘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手套上抠出一个印子。

「那块碎片的编号。」他说。

「啊？」

「编号。安全教育展品也有编号。」

小满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报出一串：「Q3-0887。我背下来了。」

「三号库不归我管。」沈砚重新推起车，从她旁边绕过去，「展品调阅要走跨库申请，主任签字，理由是『业务需要』。」他顿了顿，「申请表在入库台左手第二个抽屉。字写工整点。」

身后安静了两秒，然后是一声压得极低的欢呼，和啪嗒啪嗒跑远的脚步声。

※

中午，老周来了七号库。

他来的时候总提着那只铝壶，壶里是很淡的茶，淡得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话。六十岁上下，头发全白了，人很瘦，走路极慢，慢到你会以为时间在他身上也是慢的。登记处上下都怕他，又说不清怕什么——他从不发火，只是你说十句，他答一句，答的还是「别问」。

「新来的，」老周看了一眼远处正踮着脚够高处盒子的小满，「怎么样？」

「手快，嘴也快。」沈砚说。

「嘴快不是毛病，」老周拧开铝壶，呷了一口，「这里缺嘴快的。你就是太闷。」他把壶盖拧回去，慢悠悠地，「昨天菜市场那件，报告我看了。红绿灯还在走？」

「还在走。九秒一个循环。」

「嗯。」老周望着那一排排铅灰色的架子，像望着一片他种了很多年的、不发芽的地，「别去查它是哪个路口。」

「没查。」

「查了就知道了。」老周说，「知道了，就麻烦了。」

这句囫囵话沈砚听过十年，各种版本：别问来源，别查坐标，别对编号以外的东西好奇。登记员不问来源——铁律第一条，入职第一天背的东西。十年里他一直以为这是官僚机构的免责条款，直到今天早上，小满说完猫牌的事之后，他心里有个地方轻轻地、不受控制地动了一下。

他问了一个十年来从没问过的问题。

「周主任，」他说，「为什么不能查？」

老周转过头来看他。那双眼睛在铅灰色的库房里显得很亮，亮得不正常，像两口枯井里映着天光。

「因为会查到的，」老周说，「真的查得到。那才是麻烦。」

他提起铝壶，慢慢地往电梯走。走到一半，又停下来，没有回头：

「沈砚。你来登记处，十年了吧。」

「十年零四个月。」

「十年零四个月，」老周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低下去，「你妹妹的事.....也是十年了。」

排风管在头顶响。一下。一下。

「下周三，」老周说，「她的失踪档案满十年，按规矩要从人事旧档里清出来，销毁。你要是想留个复印件，周三之前跟我说。」

电梯门开了。老周走进去，转身，按住开门键，最后看了沈砚一眼。

「我不是催你。」他说，「我是想告诉你——过了周三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查了。」

电梯门合上了。

沈砚站在原地，站了很久。口袋里的那把单独放着的钥匙硌着胸口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排风管的节拍，像某种倒计时。

第三章·编号之外

宿舍在登记处后院，一间，朝南，窗台上摆着一只空花盆。

花盆里的土早就板结了，裂开细密的缝。很多年前里面长过薄荷，疯长，漫出盆沿，掐一把能凉半杯茶。种薄荷的人不在了，薄荷又活了两年，在一个没人浇水的冬天枯掉。沈砚没有扔，也没有再种别的。十年来他每天开窗、关窗，视线从花盆上跨过去，像跨过一道门槛。

今晚他回来得晚。铅皮盒子放在桌上，绒布揭开，标签朝上：Q7-1043，日期栏空白。

他洗了手。这是开验的规矩，虽然只是走个过场——正规开验要三个人，要录像，要戴双层手套。他只有一双，洗得发白的白手套，戴上的时候手指习惯性地蜷了蜷。

盒扣是两枚铜搭扣，锈了一个。他用了点力，搭扣弹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宿舍里格外响。

盒子里垫着减震的灰绒。绒上躺着一只手表。

女式，表盘很小，奶白色，表壳是那种九十年代流行的浅金色，磨得发乌。皮质表带，棕色，边缘起毛。一只旧得不能再旧的表，旧到任何一个旧货摊上都卖不出二十块钱。

沈砚把它拈起来。表很轻，躺在他戴着手套的掌心，像一片干透的树叶。

表针停着。短针指向九和十之间，长针指向九，秒针斜斜地停在四十七秒的位置。

9:47。

宿舍里很静。窗外有风，后院的槐树叶子擦着玻璃。沈砚维持着那个托着表的姿势，很久，没有动。他的呼吸先乱了，然后才是手——手稳了十年，吊车的钢缆擦着头顶过去都没抖过的那双手，此刻在抖。

9:47。

十年前的那个秋夜，雨。全城三百多块碎片在一小时里落下来，登记处所有的电话同时响成一片。调度记录上写着：最大单体坠物撞击，21时47分。

他把表翻过来。表背光洁，没有刻字。

然后是表带。棕色皮带的内侧，贴着皮肤的那一面——用极细的针，一针一针，刺出一个小小的字。皮料旧了，针脚凹痕里积着岁月的深色，但那个字的轮廓清清楚楚。

箬。

沈砚摘了手套，用手指去摸那个字。皮子是温的。碎片都带着别处来的温度，他知道，可这一下温得他指尖发麻，像摸到的是一小段别人的手腕。

她有这个习惯。沈箬收旧表，摊上的、朋友淘汰的，收来就拆，拆完装不回去，堆了一抽屉零件。她的表，表带内侧都刻着这个「箬」字，用她纳鞋垫的锥子——她说是防伪，「将来我的表流落江湖，一看字就知道是名家旧藏」。十九岁的人说这种话，说得理直气壮。

十年前她失踪之后，她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证物，又成了遗物，最后成了他搬了三次家都舍不得扔、也不敢打开看的六个纸箱。那里面没有表。她的表，她常戴的那几块，一块都不在。跟她的人一起没的。

现在，其中一块从地上掉了下来。落进他的库里，跳过他的编号，等在他的架子上，等他某一夜绕场的时候，多看它一眼。

沈砚坐进椅子上。椅子发出一声老旧的响。他把表搁在桌上，奶白色的表盘朝上，9:47，9:47。台灯的光落在表蒙子上，反出一小片亮。

规矩他背得出。未登记物品，立即上报，三人开验，全程记录。他现在应该拿起电话，打给值班室，再打给老周。明天一早，这只表会被装进新的铅盒，编一个新的号，存进某个区的某排架子，标签上只有两行字。过些年，他会记不清它被存进了哪一排；再过些年，他也许连这只表存在过都会忘记——库里的东西就是这样，封存的东西有一种奇特的褪色能力，像被水浸过的墨迹。

十年里，他亲手封存了一千零四十四件坠物。他记得每一件编号。

他忽然发现，他快要记不清沈箬的声音了。

这个发现像一根针，从很深的地方扎出来。他能背出Q7-0001到Q7-1044每一件的库位，可他刚才试着回想妹妹喊他「哥」的声音，浮上来的是一片模糊的白噪音，像信号不好的电台。

封存。褪色。忘记。

沈砚看着桌上那只表。表带内侧的「箴」字贴着桌面，看不见了，但他知道它在那儿，一针一针，纳出来的。

周三。老周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响：过了周三，就再没有人能查了。

他拉开抽屉。最里面有一本工作笔记，牛皮纸封面，和七号库的总簿是同一批纸。他翻开新的一页，拧开笔，笔尖悬在纸上，停了很久。

然后他写了一行字：

「Q7-1043。女式手表一只。表停9:47。表带内有刻字。」

写完，他在「刻字」后面停了停，最终没有写那个字的内容。他合上本子，把表放回铅盒，搭扣扣好，锁进矮柜，钥匙收回贴胸的口袋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在桌前又坐了一会儿。窗外，后院的槐树影子在墙上晃。

「我不报。」他对着空屋子说。

声音不大，甚至有些哑。但说出口的那一刻，他感觉到某种东西在胸口落了锁——十年来他第一次对这座库房撒了第二个谎。第一个谎是昨天报告里那个「无」。

他关台灯之前，最后看了一眼窗台上的空花盆。

那晚沈砚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没有坠落，没有雨，只有一片很安静的黑暗，黑暗里有一个声音在喊「哥」，清楚的，他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他拼命往那个方向跑，跑一步，声音就远一点，再跑一步，再远一点。

醒来的时候天没亮，他仰面躺着，枕头凉了一片。

梦里的声音那么清楚。他睁着眼睛想，为什么醒着的时候，反而听不见了。

第四章·十年前的雨

人事旧档在办公楼四层，一间没有窗的屋子，铁皮柜从地面码到天花板，空气里是纸张缓慢腐烂的甜味。

沈砚是周二下午去的。销毁令周三生效，他赶在最后一刻，签了三张单子，才领到那把拴着红漆木牌的钥匙。管理员隔着柜台嘱咐：只能看，不能带出去，复印件要登记页码。

沈箬的档案薄得不像话。

一个十九岁的人在这世上的十年痕迹，装进一只牛皮纸袋里，倒出来只有一掌厚：出生证明复印件、学生证、一张失物招领处的志愿者登记卡、大坠落当夜的《失踪人员情况记录表》、三个月后的《终止查找通知书》。纸页哗啦啦地响，像一小把干树叶。

沈砚一张一张地翻。翻得很慢。他来之前以为自己会受不了，真正坐在这里，他发现自己的手稳得反常——是登记员的手，十年练出来的，翻案卷的手。

《失踪人员情况记录表》。他停在这一页。

姓名，沈箬。失踪时间：十年前十月十七日夜，21时47分前后。失踪地点：坠物登记处七号库B区。最后一栏，在场人员登记——

印刷的表格线后面，填着三个名字。两个是当时值夜班的登记员，他都认得，一个五年前病故，一个早调走了。

第三个名字是手写的，钢笔，字迹瘦长，收笔处习惯性地上挑：

周敬亭。

老周。

沈砚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窗外的天色从灰亮变成灰黄。十年了，他从来不知道那天晚上老周在场。老周从来没提过。十年里老周给他批过假，在他宿舍门口站过，在他每年十月十七日请事假的申请单上签过字——签的就是这三个字，瘦长，收笔上挑——却从来没说过：那天晚上，我在。

档案袋最底下还压着一页纸，不是表格，是从某本登记簿上裁下来的一页，边缘参差。是那夜七号库的入库记录。

十月十七日，坠物三百一十七件，一页记不下，字越写越草，到最后几行几乎是在飞。沈砚的目光顺着那些潦草的编号往下走，走到最后一行，停住了。

最后一行没有编号。只有四个字，墨水洇开了，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，或者纸是湿的：

「她接住了。」

※

十年前十月十七日，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。

沈砚那天值的是白班，本该下午六点走。五点半，沈箏来了，拎着一只保温桶，头发上挂着雨星子。她那时候隔三差五往七号库跑，名义上是送饭，实际上整个登记处都知道，这姑娘对坠物的兴趣比对哥哥大得多。

「哥，」她把保温桶搁在入库台上，眼睛往库房里瞟，「今天掉了什么？」

「馄饨趁热吃。」沈砚说，「库房不许进。」

「我就站在这儿看一眼。」她扒着门框，踮起脚。十九岁的人，踮脚的样子还像个小孩，

「哎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发蓝光的——」

「Q7-0931。一片极光的切片。」沈砚头也不抬地登记，「别看了，看久了眼睛疼。」

「极光怎么会掉下来……」她嘀咕，忽然又凑近，压低声音，「哥，我问你个事。你们这儿，有没有掉过『人』？」

沈砚的笔停了一下：「没有。从来只掉东西。」

「那东西是哪来的呢？」

「别问。」他说。那时候他说这两个字，说得和老周一样顺口。

沈箏撇撇嘴，拉开椅子坐下吃馄饨。吃了两个，她忽然说：「我昨天在旧货摊上收了块表，可怪了——」

后来呢。后来沈砚无数次回想这个傍晚，回想她那句话的后半截会是什么。可怪了——怎么怪？表针倒着走？表盘里没有数字？他永远不可能知道了。因为就在那时候，第一个电话响了，然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然后是所有的电话一起响，整层楼的铃声连成一片，像一群受惊的鸟同时扑腾起来。

大坠落开始了。

调度台的地图上，红点一个一个亮起来，亮得密密麻麻。三百多块碎片，一小时，全城。登记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，电话、车辆、警戒线、担架。沈砚被派去城西的落点，出门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：沈箏站在入库台旁边，保温桶的盖子还开着，热气一缕一缕地升，她仰着头，在看天窗。

天窗外，雨里，有东西正无声地、一片一片地往下落，像有人撕碎了一张极大的地图，从天上撒下来。

「待在这儿，别乱跑。」他说。

她冲他摆摆手，做了个「知道啦」的口型。

这是沈砚见到她的最后一面。

※

后来的事，他是从别人的嘴里、从报告的字缝里拼出来的。

21时40分左右，预警系统捕捉到一次超大单体坠落，轨迹计算的落点：登记处大楼。楼里拉响了撤离铃。有人看见沈箏往楼下跑——不是往外跑，是往地下跑，往七号库跑。有人喊她，她没停。

21时47分，那块碎片落下来了。

它击穿屋顶、四层、三层、二层、一层，一路落进地下，像一根烧红的钉子钉进豆腐。整栋楼都震了一下。烟尘从楼梯井里涌上来。

值夜班的两个登记员是循着烟尘冲下去的。他们在B区看到了那块东西——后来它的编号是Q7-0058，一块磨盘大的、漆黑的、摸上去像在轻微搏动的石头——以及，站在它面前的沈箏。

据那两个人回忆，碎片还没有完全静止，漆黑的表面像水一样在晃。沈箬站在它面前，伸着手。

他们喊她的名字。

她回头笑了一下。

然后她的手碰到了碎片表面——两个人事后用了一模一样的词：不是碎，不是倒，是「一起暗下去」。碎片的光、她的轮廓，像一盏灯被人拧小了，再拧小了，最后只剩那块漆黑的石头留在原地，静止了，凉了，变成一件普通的坠物。

Q7-0058，入库记录上写的是：「石质，无活化，无异常。」

而在职人员登记表的第三个名字、那一页洇开的「她接住了」——这些，当年的调查报告里都没有。

※

沈砚坐在人事旧档室里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他把那页裁下来的登记簿举到灯下，又看了一遍那四个字。她接住了。洇开的墨迹在灯下泛着一点旧光。

十年。他用了十年不去想那个晚上，用编号、库位、铅盒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起来，包成一个手稳的、寡言的、不问来源的登记员。他以为那个晚上的档案他全都看过了——原来没有。原来有一页被人裁下来，塞进一只薄薄的牛皮纸袋，等了他十年。

原来那天晚上，老周在。

原来「接住」是这个意思。

沈砚把档案一页一页装回去，牛皮纸袋的线扣绕好。他在登记本上签了字，写明：未复印。

走出办公楼的时候，雨又开始下了。他没有打伞，站在雨里，仰头看着登记处大楼黑黢黢的轮廓。十层的高度，一块碎片曾经从上往下，一路钉进地底。

明天是周三。档案销毁日。

他把那把贴胸口袋里的钥匙攥在手心，隔着衬衫，隔着雨。钥匙是凉的，可他想起那只表的温度，想起表带内侧一针一针的「箴」。

她接住了。

那他这些年封存的那些东西里——有没有可能，也封着别的什么人的「她」？

第五章·拾荒人

小满的跨库申请没有批下来。

周四上午退回来的，批复栏里一行字：「安全教育展品不外借，实习人员无调阅权限。」落款是三号库。小满捏着那张纸，在入库台前面站了足足一分钟，然后把它对折，再对折，塞进裤兜，抬头看沈砚：

「师傅，你今天下午有空吗？」

「干什么。」

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」她说，「西郊，铁路线外面。不收编的那种收碎片的。」

沈砚本该说不。黑市碎片交易是登记处明令禁止的，从业人员涉足，处分条例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但他周四下午跟小满坐上了去西郊的末班公交。他告诉自己这是因为小满的申请是他让递的，他欠她一个交代。他没有去想那只锁在矮柜里的表，没想那个「箴」字——想也没用，三天了，他试过所有的角度，那块表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，不动的时候不疼，一动就疼。

铁路线外面是一片自发长出来的棚户，收废品的、修鞋的、卖旧家具的，棚子挤着棚子。拾荒老人的棚子在最里面，门口的废铁堆上坐着三只猫。第四只猫蹲在门楣上，看着小满掀帘子进去，尾巴垂下来，一动不动。

棚子里暗，东西堆到顶棚：碎瓷片、半截钟、一面映不出人的镜子、一截会自己发热的铁轨。空气里有一种温温的、说不清的味道，像很多个陌生人家里的气味混在一起。

老人坐在东西中间，一件军大衣，一只眼睛浑浊，另一只亮得吓人。他正在用一柄小刷子，刷一块巴掌大的、长满了青苔的石头，刷得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给谁洗脸。

「公家的来了。」老人头也不抬，「坐。没凳子，坐那口箱子，箱子不咬人。」

小满熟门熟路地坐了。沈砚站着：「你怎么知道我是公家的。」

「鞋。」老人说，「干你们这行的，鞋底都沾着库房的铅粉，走路打滑。还有一——」他抬起那只亮眼睛，「你进门先看东西，没看我。只有两种人这样：贼，和登记员。贼不长你这样。」

沈砚在箱子角上坐了一半。老人放下刷子，从怀里摸出一块布，把青苔石头包好，包了三层，才放进一只铁皮饼干桶。桶里已经有七八个这样的布包。

「丫头上次问我，碎片打哪儿来。」老人说，「我说我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，骗你我是孙子。但我知道它们往哪儿掉。」

他挪开一只瘸腿的小板凳，从底下拖出一卷东西，抖开——是一张城图，旧式的，图上用红笔点满了点子，旁边标着日期。沈砚一眼就看出那是什么：坠物落点。十年，全城，一笔一笔，全在图上。

「我捡了二十年破烂，坠物这东西出现多少年，我就记了多少年。」老人的手指在图上划拉，「你们公家管收，管编号，管锁起来。我管看。看出门道了没有？」

沈砚俯下身。红点子密密麻麻，可看着看着，他后背慢慢爬上一层凉——点子不是匀的。它们一圈一圈，疏疏密密，可不管怎么分布，总像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把它们往图中央拢。

图的中央，是登记处大楼。

「十年的坠物，一半以上，落在以它为圆心的三公里内。」老人说，「你们楼顶上要是开个窟窿，能省下全城一半的运费。」他嘿嘿笑了两声，笑声像砂纸擦过木头，「年轻人，东西往下掉，不是乱掉的。碎片挑人。」

「挑人？」小满问。

「挑。」老人点头，「一样旧东西，最后一个还记得它的人是谁，它就往谁那儿掉。我经手过一面铜镜，掉在一个老婆婆家的腌菜缸里——那是她出嫁时的陪嫁，失传了三十年，她闺女早就不记得了，儿子不记得了，就她还记得。镜子认路，找的就是她。」

他浑浊的那只眼睛转向沈砚，亮的那只也转过来：「所以你再想想，东西为什么总围着你们那栋楼掉？」

棚子里很静。外面铁路线上有货车过，整个棚子嗡嗡地震。

「因为你们那儿，」老人一字一字地说，「是全城最后一个还记得它们的地方。东西进了你们的库，外面的人忘了，可库里还有编号，还有盒子，还有人一天三遍地巡查、盘点、对账。只要你们还盘着，它们就没死透，就往你们那儿掉。你们那栋楼，是它们的坟，也是它们的——」

他想了个词：「娘家。」

沈砚的指尖发凉。他想起E区那些望不到头的架子，想起标签上只有编号和日期的铅盒，想起自己每天清晨绕场一周的脚步声。十年。原来那些脚步声，在某些东西听来，是这世上最后的惦记。

他又想起菜市场那块十字路口，斑马线第二道白漆上，那枚温热的、四十三码的鞋印。

「我问你个事，」沈砚开口，声音比他预想的哑，「新落地的碎片上，有时候……带着痕迹。脚印，是温的。比碎片本身还温。」

老人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像在说：你总算问了个像样的。

「东西掉下来的前一刻，」老人说，「还在原来的地方，被人用着，踩着，搁着。它掉下来，是连那一刻一起掉下来的。脚印是温的，因为——」

他用刷子柄敲了敲铁皮饼干桶。

「因为那双脚，刚刚才离开。」

回城的末班公交上，小满靠着车窗睡着了，头一点一点。沈砚睁着眼睛，看窗外黑黢黢的原野往后退。

碎片挑人。最后一个记得它的人。

那么，一只刻着「箴」字的表，绕过全城，绕过三百多个登记在册的落点，跳过编号，躺进他管的架子上——

它找的人是谁，还用问吗。

公交车晃了一下，小满的头磕在玻璃上，醒了，迷迷糊糊地说：「师傅，到了叫我。」

沈砚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后面是黑的田野，田野上方是没有星星的天。

「小满，」他忽然说，「那块猫牌，墙上那块——你说过，绿墙皮。」

「嗯？嗯。绿的，我们家院墙就是绿的……」小满揉着眼睛，忽然彻底醒了，猛地坐直，「师傅，你是说——那块碎片，那块墙——」

「它可能不是随便一堵墙。」沈砚说，「它可能是你家的墙。」

末班公交晃进城里，路灯一根一根亮过去。小满张着嘴，半天没出声。沈砚望着窗外，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：

如果东西往记得它的人那儿掉——那么人记得的东西掉光了之后，会不会，连「人」也开始掉？

他想起那页洇开的登记簿。她接住了。

也想起老周说过的：查了就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麻烦了。

第六章·坠潮预报

预警是周五早上到的，红头，机要员骑车送来的，签收要按手印。

晨会开在三层会议室，登记处九个库的负责人全到了。窗帘拉着，幻灯机把一张城图打在白墙上，图中央一圈红色的等高线，一圈套一圈，最里面的红圈红得发黑，正好套住登记处大楼。

念文件的是市局来人，念得很平：「……据监测，本轮坠潮规模预计为历史峰值的三至五倍，坠落窗口为六日后，即下周四夜至周五凌晨，主落区已锁定。令：各库即日起启动一级封存程序，全部在库坠物加封铅封、沉入深层库房；全体人员于坠落窗口前四十八小时撤离至第二安置点。坠潮期间，登记处大楼及地下库房整体封闭，任何人不得滞留……」

会议室里很安静。幻灯机的风扇嗡嗡地转。

沈砚坐在最后一排，听不太清那人后面念了什么。他盯着墙上那圈发黑的红，耳朵里响着拾荒老人的砂纸嗓音：东西往最后一个记得它的人那儿掉。十年的坠物，一半围着这栋楼。

那么一场历史峰值三到五倍的坠潮，主落区锁定这栋楼——

这不是天灾的轨迹。这是朝着「娘家」来的一场大潮。

「……以上，即日执行。」市局来人合上文件夹，「有问题的现在提。」

三号库的主任举手：「深层库房容量不够，七号库超编最严重，一千多件，深层库位只够压舱大件，铅盒怎么办？」

「铅盒就地封存，集中码放，浇隔离层。」来说，「文件里有流程。」

「浇隔离层，」小满坐在沈砚旁边，小声问，「什么是浇隔离层？」

沈砚没答。他知道。一级封存的最后一步：铅盒码进深坑，浇一层速凝的铅灰色浆料，凝成一整块，连盒带内容，封进一个不再被打开的实心体。档案学上这叫「死封」。活封的东西还有被取出的一天，死封的东西，从浇筑那一刻起，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形式就只剩下一行编号。

而他昨天才刚明白「只剩一行编号」意味着什么。

意味着彻底没人记得。意味着——按那个老人的说法——脱落。彻底的脱落。七号库一千零四十四件东西，每一件背后也许都站着一个还依稀记得它的人：一只猫，一面镜子，一条街的拐角，一片会响的海。死封令一下，这些最后的惦记会被一齐剪断。

城里会多出多少「脱落」的东西？没人统计过。也许下一次坠潮的碎片里，就有它们。

散会的时候，人往外走，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片乱响。沈砚坐着没动。小满碰碰他：「师傅？」

「你先下去。」他说，「把B区昨天的移位清单对完。」

小满走了。会议室里只剩下幻灯机嗡嗡的风扇声，和墙上一圈一圈的红。还有一个人没走。

老周坐在第一排，背对着他，一动不动，看着那张图。铝壶放在他手边的桌上，壶身映着红光。

「周主任。」沈砚说。

老周没回头。

「十年前那场，」沈砚说，「三百一十七件。这次说是峰值的三到五倍。一千件往上。都往这儿掉。」他停了停，「我想不通——它们来干什么？」

幻灯机的风扇转着。老周的背影在红圈前面坐了很久，久到沈砚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「回家。」老周说。

他就说了这两个字。然后他站起来，动作比平时更慢，像一夜之间老了五岁。他拎起铝壶，走到门口，手搭在门框上，停住了，还是背对着：

「沈砚。周二那天，你去旧档案了。」

不是问句。

「登记本上写着呢。」沈砚说，「我签的字。」

「看到什么了吗？」

「看到了。」沈砚说，「看到最后一行。看到在场的人。」

老周的手在门框上收紧了。指节突出，白的。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他的轮廓暗下去一半。

「那页纸，」老周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「是我裁下来的。十年前就裁了。我把它塞进去，是想让它跟着档案一起烂掉……又舍不得。十年，每次清查我都把它换个地方。」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短，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毛病。我们这种人，舍不得扔东西，才进的登记处。」

「老周，」沈砚站起来，「那天到底——」

「今晚。」老周打断他，「今晚十点，我办公室。把你那只不该在你那儿的盒子，也带来。」

楼道灯啪地亮了。老周已经走出去了，铝壶在他手里一晃一晃。沈砚站在原地，血一下子涌上头顶，又慢慢退下去。

他知道。他一直都知道。

入库台的小伙计，E区的衬垫盒，或者别的什么——都不重要了。老周知道Q7-1043在他手里，知道了一周，什么都没做，直到此刻，直到坠潮的红圈套上大楼，才轻轻巧巧地点破它。

幻灯机还在嗡嗡地转。沈砚走过去，关掉它。白墙暗下来，那圈发黑的红消失了，只剩会议室里半明半暗的灰。

他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，抬手看了看表——他自己的表，戴了十年的钢壳表，走得很准。

距离坠落窗口，还有六天。距离今晚十点，还有十一个小时。

他忽然想起小满早上说的话。小姑娘来上班，进门就说：师傅，昨晚我家楼底下，掉下来一块碎瓦，就砸在我家窗根底下——你说巧不巧，那瓦的颜色，跟我家院墙一模一样，绿的。

当时他没接话。现在他站在熄灭的幻灯机前面，后背一点一点凉上来。

墙在找她。猫牌在等她。碎片们已经开始提前赶路了。

第七章·对峙

晚上十点，老周的办公室还亮着。

整栋办公楼只剩这一扇窗亮着，从后院看过去，像黑铁上开的一个小小的炉口。沈砚拎着那只铅皮盒子，一级一级上楼梯。盒子不重，可他越往上走，手臂越沉。

门虚掩着。他敲门，里面说：「进来。」

老周的办公室和他的人一样，旧，干净，东西少。一张桌，两只旧沙发，一个书柜。书柜玻璃后面没有书，全是铅皮盒的样品，每个年代的形制，码成一排，像一套沉默的编钟。桌上摆着两只粗瓷杯，铝壶蹲在电炉上，水汽从壶嘴一缕一缕地冒。

「放桌上。」老周说。

沈砚把盒子放上去。老周看了它很久，没碰。

「一周了。」老周说，「我天天等你报上来。你不报。」他抬起眼，「我想看看，你要拿它干什么。」

「现在你知道我拿它干什么了。」沈砚说，「什么都不干。我就是……不想交出去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沈砚没有回答。他看着那只盒子，过了一会儿，伸手把搭扣打开了——当着老周的面。盒盖掀开，灰绒上，奶白色的小表盘在灯下泛着旧光。

老周的呼吸停了一拍。

他站起来，动作还是那么慢，可沈砚看见他撑桌沿的手在用力。他绕过桌子，走到盒子跟前，低下头，看那只表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伸出手——没戴手套，老周从不当着人摘手套，沈砚进处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手，瘦，老年斑，微微地颤——拈起表带，翻到内侧。

灯下，那一针一针的「箴」字，清清楚楚。

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电炉上铝壶的轻响。

「是它。」老周说。声音哑了，「十年了。它到底还是找来了。」

「你认得这块表。」沈砚盯着他。

「认得。」老周把表放回绒垫上，动作轻得像放回一个睡着的孩子。他退后一步，坐进沙发，整个人陷进去。「旧货摊上十五块钱，她砍到八块。买回来那天她在入库台跟我显摆，说表芯是新的，壳是旧的，『周伯伯你看，这表跟人一样，心里年轻』。」

电炉上的水开了，壶盖哒哒地跳。老周没去管。

「老周，」沈砚说，「那天晚上。从头讲。」

老周沉默了很久。壶盖哒哒，哒哒。最后他伸手关了电炉，给两只杯子续上水，推了一杯到沈砚面前。

「那天下午，她来找过我。」老周说，「不是送你那趟。是更早，下午三点多。她拿着一沓纸，都是她自己抄的——她这半年，在查坠物的来源。」

沈砚的脊背一下子直了。

「她攒了半年的数据。落点，日期，内容。她不懂什么模型，就用手画，画在挂历纸背面。」老周望着杯子里的热气，「她来跟我说：周伯伯，坠物不是乱掉的，你们全都搞错了。她说，每一样东西，这世上最后记得它的那个人把它忘了的那一刻，它就掉了——从原来待的地方脱落，掉向最后一个还记得它的地方。她说，你们登记处不是收垃圾的，你们收的是全世界忘掉的东西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老周说，「我干这行三十年，我信编号，信台账，信铅盒。我跟她说，丫头，回去吧，这些话出去别乱讲。」

他端起杯子，没喝，又放下。

「她不走。她跟我争。你们兄妹俩，一个闷，一个犟，其实骨子里是一种人。」老周的眼角动了一下，「她说，那栋楼——这栋楼——收的越多，封的越死，外面的人忘得越快。她说周伯伯你有没有想过，封存一件东西，就是帮全世界把它忘干净。她说，这样的话，天上掉的碎片只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忘的东西越来越多——坠物是越收越多的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窗外正往下掉东西，那天是大坠落，第一阵刚开始。」

沈砚一动不动地听着。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住了。

「后来呢。」

「后来预警响了，超大单体，落点是这栋楼。所有人往外撤。她本来跟我一起在门厅，跑到门口，她停住了。」老周的声音越来越低，「她说：周伯伯，你信我一次。那块东西是冲着七号库来的——它是回家。我要去看着它落到哪儿。」

「她往地下跑。我追。我这把年纪的人追十九岁的人，追到B区的时候——」

老周停住了。铝壶彻底安静下来，壶嘴最后一缕汽散在灯光里。

「那块石头已经下来了。黑的，亮着，像水面一样晃。她站在它跟前。」老周说，「我喊她。她回头——冲我笑。她说了一句话。这么多年，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她说了什么。」

「她说什么？」沈砚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像从很远的地方来。

「她说：『周伯伯，它在叫我名字。』」

灯丝轻轻地响了一声。

「然后她伸手，碰了它。」老周说，「两个值夜班的看见的是『一起暗下去』。我站得近，我看见的不一样。我看见那块石头亮了一下，亮的里面……有东西。有街，有房檐，有一个梳辫子的背影。我看见她整个人往前倾了一下，像有人从门的另一边，拉了她一把。」

「然后就没有了。石头凉了。地上干干净净，连灰都没有。」

老周陷在沙发里，两只手交叠着，放在膝盖上，像放着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样东西。

「调查是我主持的。」他说，「报告是我写的。『无活化，无异常』。在场人那一栏，我签了我的名字——我总得让那天晚上的记录里，有一个真的在场的人。」他顿了顿，「铁律也是那之后我立的。登记员不问来源。你们知道的是怕惹麻烦。真正的原因——我怕再有人像她那样，问着问着，就问到碎片跟前去了。」

「我把她的挂历纸烧了。数据、图，全烧了。只有一样没舍得。」

老周撑着沙发扶手站起来，走到书柜前，打开最下面的抽屉。抽屉里躺着一本蓝布面的笔记，边角磨圆了，用一根皮筋勒着。

他把笔记拿出来，两手捧着，递过来。

「她的东西。」老周说，「推论、数据、图，全在里面，比我烧掉的那些全。最后一页——你自己看。」

沈砚接过来。布面是温的，也许是被那个抽屉焐了十年。他翻开第一页，沈箏的字，张扬的、向右倒的字，第一行写着：

「给周伯伯：等我证明给你看。」

他往后翻。表格，手绘的图，红笔蓝笔，页边画着小人。翻到最后，手停住了。

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，写得极大，力透纸背：

「下一次坠潮：十年后的十月。它会把所有回家的东西一次放回来。哥，到时候别躲。」

沈砚抬起头。

老周站在书柜前，背对着他，肩膀塌着。窗外，没有星星。很远的天边，云层下面，有什么东西极轻微地闪了一下，像有人在天的那一边，试了一下灯。

「还有六天。」老周说，「她说得没错。十年，十月，一天不差。」

第八章·笔记

沈砚一夜没睡。

宿舍的台灯开了一整夜。蓝布面的笔记摊在桌上，皮筋解开了，搁在一边，像一道松开的箍。窗台上的空花盆在夜风里轻轻磕着窗框，一下，一下。

笔记第一页是那行字：给周伯伯：等我证明给你看。

往后是数据。挂历纸背面的手绘表格，誊到本子上，一笔一笔：日期、落点、内容、去向。每一页页边都画着小人——一个扎辫子的，叉着腰，或者挠着头，旁边写着批注。十年前的沈箬就活在这些页边上，永远比正文多一句话。

第二十三页，表格中断了，后面是一段写得很急的话，笔画几乎立起来：

「今天确认了第47例。张婆婆的铜镜。镜子失踪30年，她家最后记得它的人是她，她上个月开始糊涂，连闺女都认不清了——镜子就在她糊涂的第三天掉的，掉在她家腌菜缸里！这不是巧合。第47次了。东西不是被扔掉的，是被忘掉的。忘干净了，就掉了。」

沈砚一页一页往下翻。四十例，五十例，八十例。每一例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考证：谁还记得它，那个人什么时候忘记的，东西什么时候掉的。时间咬得严丝合缝，像齿轮。

翻到中间，纸页上忽然出现了一页剪报。是本市的晚报，十年前，边角新闻：《坠物登记处库存突破四百件，市民盼加强管理》。剪报旁边，沈箬的字，红笔，圈了又圈：

「库存四百件，坠物逐年变多。为什么？
猜想：封存=加速遗忘。东西进了铅盒，再没人看见它、谈论它、惦记它，标签上连内容都不写——记得它的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淡。
那么它原来待的那个地方，记得它的人也会跟着淡。封存一件，世上就多一件『从没存在过』的东西。
坠物越收越多。不是天灾变多了，是忘掉的东西变多了。
——如果是这样，登记处不是仓库，是漏斗。」

沈砚把这一页看了三遍。

窗外，后院的槐树影子在墙上晃。他想起七号库那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铅盒，想起自己每天清晨的脚步，想起「死封」——浇隔离层，连盒带内容凝成一块实心。按这本笔记的说法，死封不是保存，是行刑。六天后的那道命令一下，一千零四十四件东西会被同时遗忘，一千零四十四份最后的惦记会被同时剪断。

漏斗的口子，会在坠潮那一夜，开到最大。

他继续往后翻。笔记的后半本越来越乱，字越来越急，页边的小人不再叉腰了，开始跑。倒数第十页，一整页只有一张图：一个圆，圆心写着「登记处」，圆外密密麻麻的点，点与圆心之间画满了箭头——全部朝里。图下面一行字：

「东西往记得它的地方掉。登记处记得所有的，所以都往这儿掉。

那么坠潮是什么？

坠潮是它们约好了，一起回家。」

再往后，倒数第五页，笔迹忽然变了——变得极慢，极工整，一笔一划，是沈箏写重要的话时才会用的字：

「如果我的猜想是对的，那么解法只有一个：

把东西还回去。

还给还记得它们的人。让惦记重新发生。

一件东西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，它就不会掉。记得是比铅盒结实得多的库。

哥是登记员，他每天盘库、对账，他记得七库所有的编号。可他从来不看盒子里面。

哥，你得看进去。编号不是它们的名字。」

沈砚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，停了很久。

台灯的光圈里，蓝布面泛着旧旧的光。他想起十年里每天清晨的绕场，E区第19排，第4层，每一个标签他都读，每一行字他都核——编号、日期、库位。他从来不想盒子里是什么。那是规矩，也是他的壳。只要不打开，那一千多个盒子里就没有铜镜，没有猫牌，没有海，没有任何人的惦记，只有编号。

她连这个都写到了。十年前就写到了。她看着他把头埋进编号里，页边的那个小人替她把话说了：哥，你得看进去。

最后四页是计算。大坠落的周期，十年，她对上了前后四十年的地方志、旧报纸、庙会的口述记录——每隔十年，秋末，一场大坠落。上一场的日期，十年前的十月十七日。下一场，她在最后一页写下那行大字：十年后的十月，它会把所有回家的东西一次放回来。

再往下，是她最后的字迹，比那行大字小得多，像说给自己听的：

「坠潮那夜，库里的东西会一起醒。

我要在那儿。

如果我没能回来——哥，别躲。接住它们。」

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面还有十几页空白，纸页齐整，等一场没有等来的后续。

沈砚合上笔记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
他坐着没动，听城市醒过来的声音：远处第一班公交，垃圾车，谁家的收音机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。十月中的冷空气灌进来，窗台上那只空花盆里，板结的土上落着昨夜的霜。

他在窗边站了很久。然后他做了一件十年没做的事——他伸手把花盆从窗台上拿下来，搁进屋里，搁在桌上，就在蓝布面笔记旁边。

桌上还有那只铅盒，Q7-1043。他打开它，把表拿出来，托在掌心。9:47。筝。

「我看见你了。」他说。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「我不躲。」

那天早上，小满七点半到七号库，发现入库台上摆着两样东西：她的那张被驳回的跨库调阅申请表，和一张纸条。

纸条上是她师傅的字，瘦，硬，一笔一笔的：

「申请重填。调阅理由照实写：物主认领。——另外，今天上午别干活了。带上本子，跟我去把七号库所有的盒子，一个一个，打开看。」

小满捏着纸条，跑到库房门口。她的师傅已经站在E区第1排的架子前面了，白手套戴着，手里捧着一只打开的铅盒，正低头看里面的东西，看得那么专注，像在念一个刚刚才学会的名

字。

晨光从高窗上斜切下来，落在那些铅灰色的、望不到头的架子上。

「师傅！」小满喊，「咱们……咱们这是要干吗呀？」

沈砚抬起头。

「清点。」他说，「一千零四十四件。赶在坠潮之前，把它们的名字，全找回来。」

第九章·归还

归还计划是从一面铜镜开始的。

Q3-0887的调阅申请批下来的时候，小满不敢相信。批复栏里那行字换了：「同意。物主认领。」字迹瘦长，收笔上挑。

「主任签的？」她举着单子冲进库房，「周主任签的？」

沈砚正在往本子上誊第七只打开的盒子：「他昨晚在名单上签了二十个字。」他顿了顿，「他说——别问。」

小满噗地笑出来，笑完又有点鼻酸。

他们没有声张。声张没有用——一级封存令还挂在墙上，红头文件，「任何在库坠物不得出库」。所以他们做的事没有名字，不叫出库，不叫移交，每天傍晚，平板车从七号库的后门推出去，车上盖着仪器绒布，车辙一路压过登记处后院、小门、巷子，散进城里。

小满叫它：送东西。

※

第一面镜子送到张婆婆家，是周日的傍晚。

老人坐在藤椅上，对着窗户，谁也不认得。她的闺女开的门，一脸戒备：「我们没丢东西。」

「不是丢的，」小满把铜镜递过去，黄铜的，背面铸着缠枝莲，「是寄存的。寄存了三十年。」

镜子从闺女手里传到老人手里。老人捧着它，浑浊的眼睛对着镜面看了很久——镜子里是一张陌生的、皱缩的脸。然后她忽然用指节敲了敲镜背，咚，咚，两下，像敲一扇门。

「这是我娘给我的。」她说，「我陪嫁的。」

那是她一个月来说的第一句囫囵话。她闺女在门口捂住嘴，慢慢蹲下去。

出门的时候，小满一路都没说话。走了两条街，她忽然说：「师傅，她闺女刚才一直说她不认人了、糊涂了。可你看，镜子一回来，她就回来了一点。」她踢着路上的落叶，「是不是……」

人也一样？人也怕被忘了。」

沈砚推着空车，嗯了一声。他想起沈箬笔记页边上那个叉腰的小人。

※

东西一件一件地回去。

一片会鸣叫的海，还给了一个在疗养院里失眠三年的老人——他年轻时是灯塔看守，把耳朵贴在铅盒上的那一刻，他闭上眼，说了一句「涨潮了」，当夜睡了十年来的第一个整觉。

一截会发热的铁轨，还给了铁路退休的老信号员。老人用布满斑的手摸着那截钢轨，报出了它的里程桩号，分毫不差。

一封信，收信人早已故去，还给了收信人的孙女。姑娘在门洞里拆开信，读到第三行，忽然蹲下去哭——那是她爷爷写给奶奶的第一封信，家里传了三代，谁都背得出开头，谁都没见过原件。

拾荒老人是在周二傍晚自己找上门来的。他推着一辆板车，车上是他那间棚子里全部的收藏，布包一个一个码好，码了三层。

「丫头说的，你们在还东西。」他把板车往七号库后门一停，「我这儿的，托你们一并还了。」

「你不留两件？」小满问。

「我捡它们的时候就知道，」老人说，「没有一件是我的。」他那只亮眼睛转了转，落在沈砚身上，「年轻人，我那张图，你看进去了。」

「看进去了。」沈砚说。

「那就好。」老人点点头，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，「最后那几天，天会很怪。别害怕。那是它们在赶路。」

周二，城里开始传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菜市场的摊贩说，这几天天上太安静了，安静得反常——往常隔三差五总有东西掉，这周一件都没有。电台的天气预报员说，高空的「异常絮状物」在减少。登记处值班室的电话，十年来第一次，一整天没响。

老周听完值班员的汇报，站在调度台的地图前看了很久。图上干干净净，一个红点都没有。

「它们不掉了。」值班员说，语气里带着如释重负，「主任，是不是……坠潮也不会来了？」

「不是不掉了。」老周说。他的手指抚过地图上那个干干净净的圆心，「是认路了。」

「被还回去的东西，认着路回家了。还没人认领的那些——」他的手停在七号库的位置，「在等坠潮那一夜，最后一次叫门。」

※

到周二夜里，七号库还出去了三百一十一件。

沈砚和小满站在库房中央。十天前望不到头的铅灰色架子，如今空了一小半，空出来的库位像拔牙后的牙床。两个人都瘦了一圈，小满的裤脚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沈砚的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，可他站得比十天前直。

「师傅，」小满抱着她的黄铜名牌——Q3-0887墙上那块，此刻躺在她的掌心，红绳重新打过结——「你说，煤球它……牌子回来了，它会不会也回来？」

「会。」沈砚说。他没有说「也许」，也没有说「别抱太大希望」。他合上手里最后一册清单，「东西认路。猫也认。」

剩下没还出去的，还有七百多件。

不是他们不想还。是剩下的这些，清单翻烂了对不上任何人——一片找不到源头的星空、一段不属于任何已知城市的地铁隧道、一只烧了一半的拨浪鼓、一截楼梯，楼梯扶手上小孩刻的歪歪扭扭的线。它们背后那些「最后记得的人」，要么不在了，要么——沈砚不愿往下想的那个要么——要么已经淡到认不出它们了。

七百多件无人认领的碎片，整整齐齐码在B区，等着浇隔离层。

也等着坠潮。

沈砚打着手电，最后一次巡这片「无人认领区」。光柱扫过一只一只敞开的铅盒。扫到第三排的时候，他的脚步停了。

光柱定住，落在一只中等大小的盒子上。盒里垫着灰绒，绒上放着的东西让他的手电光晃了一下——

一只铅笔盒。铁皮，绿漆，漆皮剥落，盒盖上印着一只抱竹子的熊猫，熊猫的眼睛被小孩用圆珠笔涂成了蓝色。

沈砚站在原地，浑身的血一点一点凉下去，又一点一点热上来。

他认得这只铅笔盒。

他怎么可能不认得。他用它装过三年的铅笔，用尺子把盒盖上的熊猫眼睛涂蓝的，是他自己。初一那年，这只铅笔盒连同他的半块橡皮、一把断尺，在某一次搬家之后不见了，谁也想不起来落在哪儿——包括他自己。他早忘了。忘了二十二年。

原来它没丢。

原来它一直躺在这儿，躺在他自己管的库房里，躺了不知多少年，标签上写着Q7-0377，日期栏里的入库日期，是他入职的第二年——他亲手登记的。他亲手把自己的铅笔盒编了号，贴了签，推进架子，然后转身忘掉。

无人认领。

这四个字此刻砸下来，砸得他耳朵里嗡嗡地响。这七百多件「无人认领」里——还躺着多少他自己的东西？

他伸出手，手电的光抖着，落在旁边第二只盒子上。

第十章·无人认领

那一夜沈砚没有回家。

他在B区的无人认领区开了一整夜的手电。铅盒一只一只打开，灰绒上的东西在手电光里静静地躺着，像一场迟到了很多年的相认。

第二只盒子里是一只口琴。银亮的琴身上磕掉了一块漆——他认得那道磕痕，小学五年级，他从双杠上摔下来，口琴在兜里磕的。后来口琴不见了，他哭了一场，他妈又给他买了一只新的，新的怎么吹都不对味。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。原来没有。原来只是藏起来了，藏在Q7-0402这个编号底下。

第三只盒子：半块橡皮。第四只：一把断了齿的木梳——不是他的，是他妈的，他妈的遗物清单里没有它，因为谁都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时候没的。第五只：一张电影票根，字迹褪光了，可他指尖一碰到那张小纸片，黑黢黢的电影院、银幕的光、身边那个人的辫子梢扫过他的手背——全回来了。

沈箴的辫子。

那部电影他带她去看的，她全程在哭，散场灯亮了还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笑话了她一路。那之后没过多久，票根就不见了。

沈砚坐在B区的水泥地上，手电搁在脚边，光柱斜斜地照着对面架子底。一件一件，他把自己的前半生从铅盒里往外捡。每捡一件，就有一段记忆「咔」地一声归位，像老式座钟里重新咬合的齿轮。他这才发现自己这些年丢了多少东西——不是搬家丢的，不是岁月磨的，是他自己，亲手，一件一件，编了号，贴「了无异常」的签，推进了黑架子深处。

登记员的手，翻案卷的手，封存的手。

他把记忆当坠物处理了十年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开到第七只盒子。盒子很轻。他掀开盖，灰绒上是空的——不，不是空的。绒垫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，长方形的，像什么东西刚被取走，又像有什么东西即将放进来。盒子标签：Q7-0451。坠落日期：十年前，十月十七日。

大坠落当夜入库的。空的。

沈砚盯着那个凹痕看了很久，忽然明白了。有些东西还没有掉下来——还在脱落的途中，悬在半空，等着最后一个记得它的人撒手。这只空盒是个预留位。它在等一件还没有坠落的东西。

它在等什么？

他心里有个声音替他答了，答得他浑身发冷：在等一个他开始记不清脸的人。

※

沈砚发现自己记不清沈箬的脸，是在归还行动的第三天。

那天晚上小满翻出一张登记处的旧合影，十年前大坠落前一个月照的，全员，三排。小满指着第二排一个模糊的侧脸问：师傅，这是你妹妹吧？

he说是。

可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，闭上眼，想描一遍那张脸——眉，眼，鼻子，嘴——线条在他脑子里散掉，像水里的墨。他坐起来，开灯，翻出钱包里那张一寸的黑白照，盯着看。照片上的姑娘在笑。他看着看着，心里那种熟悉的钝痛又升上来，紧跟着升上来的是那个他用了十年的念头：别看了。收起来。看了疼。

十年，他就是这样对待她的。不看，不听，不提，每年十月十七日请一天假，关在屋里，等那一天过去。他以为这叫「熬过来了」。

现在 he知道了。这不叫熬过来。这叫撒手。

世界上最后一个完整记得沈箬的人，是他。她的物件散在庫房里，她的档案销毁了，她的事没人再提——他每「别看了」一次，她就在半空里往下坠一分。他十年如一日的遗忘，是一只慢慢松开的手。

Q7-0451那只空盒子，等的就是最后彻底坠落的他。

而他快要想不起她的脸了。

沈砚把那张一寸照片从钱包里取出来，立在床头。然后 he坐在床沿上，开始想她。不是想「她」，是想具体的：她的眉是什么样的——对，浓，眉尾有点往下走，生气的时候竖起来；

她的眼睛——单眼皮，笑起来弯成一条线，抬杠的时候瞪圆；她的牙——门牙旁边有一颗有点歪，她自己叫它「不讲理的牙」；她说话快，句尾往上挑，叫她哥的时候一个字能拐两个弯——

「哥——」

想起来了。那个声音，梦里那么清楚、醒着却听不见的声音，此刻清清楚楚地在他耳边，像调对了频率的电台，杂音褪去，人声浮上来。

沈砚坐在宿舍的床沿上，就着床头那张小照片，一边想，一边哭。十年里他第一次放纵自己哭，哭得肩膀直抖，哭得像个终于敢打开柜门的孩子。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。晨光爬上窗台，爬上那只搬进屋里来的空花盆，爬上桌上蓝布面的笔记。

他想，笋笋，哥不撒手了。

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，整座楼，轻轻地震了一下。

※

震感是从地底传来的，不是摇晃，是一种嗡——像极低极低的音叉，贴着脚心。沈砚冲出门的时候，走廊里的声控灯正一层一层自己亮起来。

调度台的电话在响，所有的电话都在响。值班员看见他，像看见了救星：「沈工！预警台刚来的电话——坠潮提前了！」

「提前到什么时候？」

「今晚。」值班员的声音劈了，「不是周四了，是今夜。监测说……说天上那些东西的密度在疯长，落区还是那个落区，咱们楼。撤离令下来了，全体，立即——」

沈砚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
上午八点。距离坠落窗口，不到十五个小时。

无人认领区里，还躺着七百多件没人记得的东西，和一只等着接人的空盒子。

他掏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。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，那头是小满的声音，带着刚睡醒的迷糊：

「师傅？」

「小满，」沈砚说，声音稳得像在念台账，「坠潮提前到今夜。你现在去办两件事。第一，通知老周。第二——」

他看了一眼B区的方向。

「把你家煤球的牌子，挂到院墙上去。挂显眼的地方。今夜，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家，咱们得让人家找得着门。」

第十一章·坠潮

撤离是在下午五点前完成的。

登记处大楼空了。九个库的人、值班员、门卫、食堂师傅，一辆一辆大巴拉去了城外的第二安置点。最后清点人数的时候，老周站在车门口，名单上划掉最后一个名字，抬头看了一眼大楼。

少一个人。他知道。他划名字的手没有停。

小满不干了：「我师傅还在里面！」她往车下冲，被两个工作人员架住。老周走过来，按住她的肩膀。老人的手很轻，劲却大。

「他不是在违规。」老周说，「他是在值班。这楼里今晚要落下来的东西，得有一个记得它们的人接着。」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塞进小满手里——是那只铝壶，「替我看着壶。壶在，我就得回来拿。」

大巴开走的时候，天边的云正在变色。不是晚霞那种红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温润的光，像一整片天空被什么东西从背后焐热了。西郊的铁路线上，拾荒老人坐在他的废铁堆上，仰头看着，身边的猫一只一只全站了起来。

「要来了。」老人说，「都赶回来了。」

※

沈砚独自在七号库。

他把B区的灯全打开了，一层一层，灯管在头顶嗡嗡地亮成一片。七百多只铅盒敞着盖，灰绒朝上，像七百多张等着的小床。正中央，空出一块地，摆着那只Q7-0451，凹痕朝上。

地上摆着他的东西：铁皮铅笔盒，口琴，半块橡皮，母亲的木梳，电影票根。再旁边，是那只表，蓝布面的笔记，和那只空花盆。

晚上九点，第一阵坠落开始了。

没有声音——坠落永远没有声音。是灯先知道的：头顶的灯管齐齐地暗了一瞬，像整栋楼眨了一下眼。然后沈砚听见了那个声音，从很高很高的地方，穿过屋顶、四层、三层、二层、一层，落下来——不是撞击声，是一种极轻的、密集的、簌簌的声音，像很多很多片羽毛同时擦过夜空。

接着，B区中央的空气里，浮出了第一块碎片。

它不是砸下来的。它像从水底浮上来那样，从光里显形：一块陌生的门廊，廊下挂着一串风铃，风铃无风自动，叮，叮。落地无声，边缘卷着旧照片似的黄。

然后是第二块，第三块。一段麦田的田埂。半间教室，黑板上还有没写完的板书。一只旧摇篮，自己轻轻地晃。一块结冰的窗玻璃，冰花上留着小孩按的手印。它们一块一块，从虚空里浮出来，落下来，在七号库的地上、架子上、铅盒旁边，安安静静地安家，像远行的东西终于进屋，脱了鞋。

整座城市都在发光。透过地下二层的高窗，沈砚看见外面的夜空亮如白昼——成千上万的碎片正从天上无声地落，每一片都裹着一层温润的光，像一场倒着下的雪，像全世界的遗忘在这一夜集体还乡。

沈砚站在B区中央，开始念名字。

「Q7-0001，铜锁，锁孔里还有半截钥匙。」他念，声音在簌簌的落物声里稳稳的，「Q7-0002，木鱼，檀香的。Q7-0003……」

他不管编号的顺序了。他念的是内容，是每一件东西的名字——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这样盘点，不用编号，用名字。念到还出去的那些，他就念它们的新家：「铜镜，缠枝莲的，在张婆婆手上。海，在灯塔看守的床头。铁轨，在老信号员的工具房里，里程桩号他报得出来……」

碎片越落越密。有一块落在他脚边，是一角屋檐，檐下的雨链还在往下淌着十年前某场雨的水。有一块悬在他头顶，是一整面贴满奖状的墙。他没有躲。他仰头看着它们，像看一群归巢的鸟，手里的笔记摊开着，他念着，念着——

九点四十分，灯管又齐齐地暗了一瞬。

沈砚知道那是什么要来了。他把笔记合上，放在地上，把那盆空花盆抱起来，走到B区正中央，Q7-0451那只空盒子旁边。他把花盆搁在盒子边上，直起身。

九点四十七分。

B区中央的空气亮了。不是碎片显形的那种温润的亮——是一片水一样的、晃动的亮，亮里面有一条街，一段房檐，一个梳辫子的背影。十年前击穿整栋大楼的那块黑石，Q7-0058，此刻在它自己的库位上重新搏动起来，一明，一明，像一颗重新开始跳的心脏。而B区中央那片水光里，那个背影缓缓地、缓缓地转过身来。

沈砚看着她。

浓眉，眉尾往下走，单眼皮，笑起来弯成一条线。门牙旁边一颗歪的，不讲理的牙。

十年了。他在心里一笔一笔描过千万遍、又亲手放掉了千万遍的那张脸，此刻就在三米之外，隔着一层水一样的光，看着他。

「笋笋。」沈砚说。

水光晃了一下。

「我不躲了。」他说。声音哑得厉害，但一个字一个字，咬得清清楚楚，「你听着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再也不撒手了。你七岁偷穿妈的皮鞋摔进水沟；你十二岁把我的航模拆了装不回去，赖给猫；你收旧表，摊主的孙子都认得你，喊你表姑奶奶；你不吃香菜，吃馄饨要把葱挑干净；你喊我，一个字拐两个弯——哥——」

水光里，她笑了起来。

「哥——」

那个声音，梦里那么清楚、醒着听不见的声音，此刻，醒着，清清楚楚，穿过十年，穿过一层水，落进他耳朵里。

「接住它。」她说，「哥，替我接住它。」

沈砚抬头。

水光的正上方，七号库的天花板上方、整栋大楼的上方、那片亮如白昼的天空的最高处，坠潮的最后一块碎片正在落下来。很小的一片，裹着满身的月光似的亮，穿过所有的楼层，无声地、笔直地，朝着他落下来——

他看清它了。一角窗台。老式的水磨石窗台，台上摆着一盆薄荷，绿的，疯长，漫出盆沿，叶子上的水珠还在晃。

他们家老房子，朝南的那扇窗。她种的薄荷。

她最后坠落的东西。

铁律在他背后喊：徒手接住坠落中的碎片的人会一起消失，十年前那个雨夜，B区，两个值夜班的亲眼所见。他全都记得。他也记得笔记的最后一行：接住它们。

沈砚伸出手。

碎片落进他掌心的那一刻，整座楼的光都静了一瞬。凉的——不，温的，像刚被人握过的石头，像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被子，像一小段手腕。他捧着那角窗台，站在原地，等那种「一起暗下去」的感觉来。

它没有来。

水光在他面前轻轻地晃。光里的她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像在把他的脸也一笔一笔描下来。然后她说了一句什么——水光荡起来，声音散了，他只看清了口型。

两个字：「招领。」

然后光暗下去，一点一点，温柔地，像一盏灯被人拧小了一——只是这一次，灯拧到最小的时候，没有灭。它留了一点豆大的、暖暖的光，沉进那角窗台里，沉进那盆薄荷的绿叶子底下，安安静静地亮着。

坠潮是在后半夜停的。最后一片碎片落定时，天边刚好泛出灰白。七号库的地上、架上、过道里，落满了来自全世界的碎片，层层叠叠，像一场大雪初霁。而雪的正中央，沈砚坐在Q7-0451旁边的地上，怀里捧着一角窗台，掌心里搁着一只女式手表。

表还停在9:47。

可是表带是温的。整个后半夜，一直是温的。

第十二章·招领处

坠潮过后的第三天，市里的调查组进了登记处大楼。

他们带着表格、相机和很厚的文件夹来，准备记录一场「历史峰值三至五倍」的灾害。他们看到的是：大楼完好，人员零伤亡，以及一一七号库里落满的、层层叠叠如积雪初霁的碎片，和碎片中央睡着的一个登记员。他怀里抱着一角老式水磨石窗台，窗台上有一盆绿得蛮横的薄荷。

调查报告最后是这样写的：「本轮坠潮未造成结构性损失。坠落物分布规律异常，原因待查。」

只有一件事没法写进报告。那天之后，天上的东西不怎么掉了。不是完全不掉——偶尔还有，一个月一两件，掉的也都是些小东西：一枚顶针，半盒火柴，一把断了齿的篦子。但它们落地之后，不出三天，总有人找上门来，说：我好像丢过这个。

※

牌子是开春换的。

「坠物登记处」那块挂了几十年的旧铜牌摘下来的那天，全处的人都出来看。新牌子是木头的，白底，三个字：招领处。字是老周题的，瘦长，收笔上挑。

摘旧牌的时候，小满在下面喊：「师傅！旧牌子怎么办？入库吗？」

沈砚站在梯子上想了想：「入库。标签照老规矩，只写编号和日期。」他顿了顿，「不，这条改了。写内容。从今天起，标签上都写内容——写它是什么，谁送来的，谁记得它。」

招领处的新规矩只有一条，贴在一进门的墙上，是沈砚写的，字瘦，硬，一笔一笔：

「认领之前，先讲一个关于它的故事。」

来认领的人，有的讲得磕磕巴巴，有的讲得泪流满面，有的讲着讲着自己笑出来。讲铜镜的，讲铁轨的，讲一截楼梯扶手上歪歪扭扭的刻痕的。小满负责登记故事，她的本子换了厚厚三大册，封面上她自己贴了个条：「名字比编号结实。」

拾荒老人每周三来，坐在门房旁边，自带马扎，谁来讲故事他就听，听到好的，浑浊的那只眼睛也会亮一下。他的棚子空了，只剩那只铁皮饼干桶，桶里如今装着茶叶——老周送的。老周退了休，可每周三也雷打不动地来，来取他那只铝壶，泡一壶很淡的茶，坐一下午，然后壶又留在门房，下周再来取。谁也不点破：壶只是个由头，他是来听故事的。

※

煤球是四月里回来的。

那天早上小满她妈开门倒垃圾，门槛上蹲着一只黑猫，瘦了一圈，毛色油亮，尾巴尖上一点白。它脖子上空空荡荡——名牌早就挂在招领处的失物墙上了——可它冲着开门的人，端端正正地叫了一声，像说：我回来了，饭呢。

小满骑车来上班的时候，裤脚湿了半截，人也哭了半截。她把这件事讲给门房旁边的拾荒老人听，老人听完，点点头：

「猫认路。」他说，「比人强。」

那天下午，沈砚在失物墙上猫名牌的旁边，补钉了一枚新的铜钉，挂上一块小牌。牌上不是编号，是小满写的字：「煤球，四岁，已领回。猫还在，故事的押金退给主人。」

※

沈砚的宿舍还是后院那间，朝南。

窗台上的花盆不再是空的了。坠潮夜他捧回来的那盆薄荷，分了盆，一半留在屋里，一半栽回了窗台，开春以后疯长，漫出盆沿，掐一把能凉半杯茶。有同事来讨，他就掐一把给人家，掐的时候说一句：「好养活，记得浇水就行。」

桌上，蓝布面的笔记摊开在最后那十几页空白纸上。如今那上面有了续上的字，瘦硬，一笔一笔，是沈砚的笔迹。他记得很慢，也很笨，一件事要想很久——但他把坠潮那一夜落了什么东西、还了什么东西、谁来讲了什么事，都记。笔记的最后一页，他把沈箴那行大字描在上方，下面接着写自己的：

「它没有把所有的东西放回来。放回来的，是有人接的。剩下的还在天上，慢慢地落，等最后记得它们的人。」

「箢箢，我把咱们家窗台接住了。」

写笔记的时候，他手边搁着那只表。奶白色的小表盘，浅金的表壳磨得发乌，棕色表带内侧，一针一针的「箢」。

表是坠潮之后第七天的早上开始走的。

那天他醒来，屋里很静，静得他听见了一种陌生的声音：嗒。嗒。嗒。很轻，很稳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，一下一下，极有耐心地叩门。他循着声音找到桌上——

秒针在走。越过它停了十年的四十七秒，往前走，走得从容不迫。时针分针还停在9:47，可秒针活了。后来他对时间做了校准，表从此走得很准，一天只慢两秒，是只好表。

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又开始走。拾荒老人听完这事，想了半天，说：

「表这种东西，记的是人的时辰。」他端起茶，「它的时辰回来了。」

沈砚把表戴上了。左手腕，表带贴着皮肤，那个「箢」字贴着他的脉搏，一下，一下。

※

五月的一天傍晚，招领处快关门的时候，来了个中年男人，手里捏着一张登了三个月的招领启事。启事上是一件坠潮夜落进七号库的碎片：半块砚台，研墨的那一面磨得凹下去，凹痕里积着洗不掉的墨。

「这个，」男人把启事放在柜台上，嗓子有点紧，「能看看吗？」

小满把砚台捧出来。男人没急着接。他先凑近看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开口讲——按墙上的规矩，认领之前，先讲一个关于它的故事：

「我爷爷是个写账的。这砚台是他吃饭的家伙，磨了五十年。我小时候趴桌边看他研墨，他说，墨要研得慢，字才站得住……」

夕阳从招领处的窗户斜照进来，落在柜台上，落在那半块砚台上，落在男人讲得发红的眼眶上。门房旁边，拾荒老人眯着眼睛听。老周的铝壶在电炉上温着，壶嘴冒着细细的一缕汽。

沈砚坐在柜台后面，摊开登记簿，提笔。新簿子的第一栏不是编号了，是「名字」。他在那一栏里写：半块砚台，写账先生的。第二栏，「故事」，他开始记：墨要研得慢，字才站得住。

窗外，天很干净。已经很久没有东西从天上掉了。

可就算再掉，也不怕了。

这世上只要还有一个肯讲故事的人，碎片就有地方落。

（全书完）

坠物登记处 · Dennis